

故事丛书·故事丛书·故事丛书

蓝箭之谜



故 事 丛 书

蓝 箭 之 谜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汇集了七篇深受读者好评的中篇故事。《蓝箭之谜》生动地叙述了我公安战士侦破四人帮爪牙种种杀人阴谋的曲折情形；《土裁缝艳遇记》描写了一个农村青年进歌舞团后，实行改革所遇到的趣人趣事；《血染庵堂》和《险途奇遇》表现了革命前辈大智大勇、富有传奇色彩的斗争事迹；《鱼鳞奇缘》、《姻缘错》和《太平间的琴声》，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当代青年生活与爱情的动人故事。

蓝 箭 之 谜

本社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新华书店发行 扬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 插页1 字数172,000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200册

书号：10100·865 定价：1.10元

责任编辑 陈生明

目 录

主裁缝艳遇记	张宇清 (1)
血染庵堂	卢 群 (32)
鱼鳞奇缘	陈岳林 (81)
蓝箭之谜	陈 鹰 (102)
姻 缘 错	徐齐邦 程尊平 (135)
太平间的琴声	冬 苗 (158)
险途奇遇	边子正 (174)
后 记	编 者 (254)

土裁缝艳遇记

· 张宇清 ·



春暖花开，山峦秀丽。一天清晨，在苏南山区的盘山公路上，急匆匆走着一位男青年。他叫龙小林，今年二十四岁，是龙山乡服装厂的设计师。你别看他年轻，去年秋季省里举办服装设计比赛，他设计的一件“相宾衫”和一条“喇叭裙”，竟为龙山乡夺回两块银牌。这下可不得了啦！龙山乡出了个夺银牌人物，在乡亲们眼里，并不比在奥运会上夺两枚银牌逊色。

龙小林虽然是龙山服装厂的得奖大师，最近又升为副厂长，但他还是个背米袋到食堂换饭票的农村户口。最近，他的父亲龙伯清，在延陵市歌舞团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裁缝退休回乡了。按照规定，可以让儿子或女儿顶替工作，户口也可迁上去。龙小林原不想去。但一家人都希望他能到歌舞团当个正式职工。加上那地方莺歌燕舞，一年到头要翻服装花样，把个龙小林说动了心。要在设计上闯一条路，歌舞团倒是最理想的地方。于是他到乡政府办了手续。乡长虽然舍不得，但还是高抬贵手放他走了。走了一程，龙小林对跟在身后送行的爸爸妈妈说：“你们回去好了！”龙伯清说道：

“我不是要送你，我是有许许多多话要关照你！”龙小林有些不耐烦了：“爹，你昨天夜里和我谈到十点半，横关照，竖关照，我已经听清了！”龙伯清敲敲他的头说：“你小子我晓得，头脑太活络，到了那个地方，当心出纰漏！我还要临别再关照一遍。”龙大妈不高兴了：“我说老头子，小林是高中毕业生，又是乡里的状元人物，你就不要唠唠叨叨了。”这龙伯清平时是个极刻板的人物，虽然在歌舞团工作几十年，对青年人的生活方式从来看不惯，便斥责老太婆道：“那个地方，是你清楚还是我清楚？真是……”

他又一次给儿子敲起边鼓来了：“我说小林啊，歌舞团那地方可是个美人国，我呆了三十来年，走马灯似的漂亮女孩见过不下几百，她们都是千里挑一选来的。一式的水蛇腰，仙鹤脖子，长脚鹭鸶，说笑就笑，说哭就哭，眼睛一个比一个大，那眼窝子里的光，比咱们队里麦场上的三百支光灯泡还亮。你小子进得那个地方，可不要东张西望，只管踩洋机做生活，少瞟着点，更不许上那个女宿舍楼。特别是那个练功房，四面有镜子，地板亮得照见面孔。那地方有个大钢琴，一弹，你小子准想上去。听着！不许去！那地方一溜十七八个姑娘家，都是穿那么一点点儿大的三角裤在练功夫，虽然套了什么尼龙丝的长袜子，可尼龙丝管什么屁用？象没有一样。一看，你准得头昏，没了主意！听见没有？”

做爹的在关照，可龙小林此时正在为自己即将离开两个老人依依不舍。现在见父亲问他“听见没有？”便答非所问道：“听见了！我永远记住你们俩老。爹爹你老酒少吃点，那东西伤肝脾，你多活两年就是福……”

龙大妈一听，扑嗤一声笑起来。龙伯清听了，大为光火：“是你关照我，还是我关照你？说，刚才我讲点啥？”

龙大妈实在听不进老头子的死脑筋话，便代替儿子道：“爹叫你挑一个标致姑娘将来配成对！”

“老太婆胡说八道！”龙伯清眼睛珠都瞪开来：“一句话，记住黄梅戏里那句唱词就行了：‘男女接触是非多’！千千万万千千万万，你不可以去沾边。听见了？”

“听见了。”龙小林这一次记好了，便说：“那么爹爹姆妈，你们回去吧。”龙伯清道：“十八相送，送到底！还有一件要紧事情关照你。你的师傅叫王古板，是我的师弟。

我已关照过他，你在歌舞团里若有半点差错，就打电话到村里来。我只要接到‘情报’，就进城找你算帐！”

龙小林大为不满，咕嘈道：“我又不是去监督劳动！”龙大妈也说：“你那个师弟我知道，也是个死脑筋。小林，不要怕！”龙伯清一听老伴光护着儿子，气得直瞪眼。正在这时，背后有了汽车喇叭声，一回头，龙小林大喜。原来是乡农机厂的卡车上城拉货，他拦住道：“王师傅，搭搭车！”

说着把铺盖往车斗里一丢，弯腰坐进了驾驶室。他为这部汽车及时来解救了他感到高兴。他看到父亲担忧的样子有些可笑，为了使他不再生闷气，灵机一动，探出头大声对母亲说：“姆妈你要坚强点！当心爹爹欺负你！他要欺负你，也给我一只电话打上来，我回来算帐！”这一说，把个汽车司机引得哈哈大笑，龙大妈也乐哈哈地手舞足蹈。只是气坏了龙伯清，望着汽车屁股里放出的一蓬蓬青烟，跺脚说：“你小子没大没小，当心我找你算帐！”

一晃眼，龙小林到歌舞团十天了。这延陵市歌舞团，曾连续两次在华东六省一市的调演中得奖，省里有名，全国打响。为此，省里资助，市里拨款，新建了一幢团部大楼，下面还建了一个玲珑剔透的花园。小桥流水，叠石假山，好一派迷人景色。

这一天，团部召开了剧团改革动员大会，要各个部门、班组充分酝酿，拿出具体改革方案。会后小号演奏员王乐乐追住舞蹈明星杨丽娟不放，要求“谈谈”。

杨丽娟是团里的台柱，美貌惊人，艺术上也颇有功底。虽然只有二十三岁，但在省里和华东调演中，已六次获奖，

呼声高，身价高。可这王乐乐也非等闲人物，此人小号吹得不错，又是舞美班长王古板的儿子，长得是一表人材，颇有男儿气概。他有个姐姐在香港，有个哥哥在部队当官，家里有房子有钞票。团里有两个女孩愿意和他“谈谈”，但他偏偏要找杨丽娟。可惜丽娟嫌他的人太浮，不愿意。于是，一个紧追不放，一个明躲暗藏。今天，开完大会，王乐乐又尾随杨丽娟到了花园，拦住她，再一次表示了“纯洁的爱情”。杨丽娟正色地回答他说：“我们两人的爱好、脾气不对路，没有爱情基础。”说罢她匆匆走了。王乐乐非常伤心，想想自己标标准准美男子，齐齐整整八大件，还有一鸣惊人的小号，哪一点配不上你杨丽娟？不过他坚信外国书里一个作家写的一段格言：“追求女人，失败九百九十九次，不必灰心，成功的狂喜，说不定就在第一千次……”对！我还没有达到一千次的地步！于是他不再多想，拿起小号，对着假山石吹起意大利名曲《相思树》，吹得婉转动听。刚吹完，背后忽然有人叫好。回头一看，原来是本团会计杨春华，年已四十一岁，还没有结婚。至于为什么晚婚到这等地步，只有她晓得：自从二十三岁开始谈恋爱，先后谈过七八十个，不是她嫌男人矮，家里穷，无名气，就是人家嫌她娇滴滴，又疙瘩。如今，小姑娘变成了老姑娘，爱情的尺寸反而高了起来；青年人反正跟不到了，干脆要跟一个有钞票、有房子、有地位、有名气，无毛病，无爹妈，无子女的老头子。

说来也巧，杨春华就是杨丽娟的姑妈。按姑妈对恋爱的尺寸，王乐乐有技术，有钞票，有房子，有长相，有海外关系，完全可以匹配了。不知侄女怎么搞的，至今对王乐乐冷若冰霜。现在听见他在吹这支伤感的小调，不禁同情起来，

问道：“乐乐，我家小娟这一阵对你还是那样？”乐乐洒洒小号里的口水，叹了口气：“唉！天天见面，天天象冰山上的来客。”杨春华安慰他说：“不要急，让我再帮你做做工作。她从小失去了母亲，父亲又管得少，我这个当姑妈的，多少可以作点主。”听她这么一说，王乐乐眼前顿时一亮，立即许下诺言：“我未来的姑妈同志，这桩事情如果你能促成，我王乐乐一定叫阿姐买一只香港产的袖珍式电脑立体声收录机给你！”这个条件，正说在杨春华心坎上，她假意一笑：“这倒不必，我出力就是。”

这一来，乐坏了王乐乐，正要再吹一支《爱情圆舞曲》，不想迎面走来了土裁缝龙小林，高声叫他，使他大为扫兴，便没好气地说：“你哇啦哇啦做啥？没见到我在练功！”龙小林连连打招呼解释道：“我有要紧事情寻你的爹爹王古板！”“寻我爹爹和我不搭界！乡下人……”

一句“乡下人”，惹毛了龙小林。他想：我虽然是从乡下上来顶替父亲的，倒也不觉得低人三分！老实讲，要不是父母、亲戚劝说，我还舍不得离开我的那片小厂呢！便正色道：“王乐乐同志，听说你父亲当年也是乡下的裁缝……”一句话，把乐乐顶了回去。他定睛看看龙小林，觉得这小裁缝比他老子厉害，不大好惹，便笑道：“唉呀，我是开开玩笑的，你当真啦？”说罢，哈哈大笑，不想笑声惊动了刚从练功房里出来的杨丽娟和三个舞伴，她们见了这个乡下来的小龙师傅，感到新鲜，就迎了上来。

歌舞团的姑娘都很大方，况且她们已听说这龙小林非同小可，是个服装设计得过银牌的人物。谁不想让他今后为自己多设计几套美妙的服装在台上出出风头？使有意要接近龙

小林。龙小林其他事都好办，唯独和团里的女同志不敢接触，生怕引起王古板误会，打直通电话去送“情报”。现在看见四个姑娘上来，一时竟尴尬起来，忽然他一把拉住王乐乐：“请你不要走。”王乐乐奇怪了：“为啥不要走？”龙小林说：“要紧辰光可以做个证明人！”

这下子，引得姑娘们笑弯了腰。只是杨丽娟不笑，她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新来的服装设计师竟这么老实，便主动伸出手：“小龙师傅，这里是文艺团体，随便点好了！来，介绍一下，这是小方，小蒋，小尹，我叫杨丽娟。”

龙小林见人家伸出了手，自己不伸出去，恐不礼貌，便也伸出手，和她握住。但一摸到那双纤细的手，便象触电似的跳了开去。姑娘不知就里，忙问：“这是怎么一回事？”龙小林忘记了一切，只记住了父亲一句话，脱口而出：“黄梅戏里有句唱词：男女接触是非多。”

这句话，非但姑娘们好笑，连王乐乐也笑起来了。可是杨丽娟对龙小林更加尊重起来，硬要和龙小林谈谈，请他介绍介绍如今的服装款式和获奖经过。龙小林只好答应。他先是有戒备的，后是有分寸的，但当他讲到了龙山乡的发展，讲到了农民如今的打扮，讲到了龙山服装厂如何打开销路，渐渐地忘记了爹爹的关照，开始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讲起来，讲得姑娘们都听入了迷。

这时冷落在一边的王乐乐心中大为不快。心想：你别看这个土裁缝，在女人中间倒还吃香得很！特别是杨丽娟，那双水滴滴的眼睛，那神彩，我王乐乐还从来没有享受过。想到这里，他突然叫一声不好，连忙去寻他的老子了。王古板听儿子说：“龙小林在和舞蹈演员嘻皮笑脸”，急急忙忙赶

来。果然见这个小裁缝忘乎所以地在吹牛皮！便咳嗽一声，高叫：“龙小林！”

这一叫，使龙小林象孙悟空碰到如来佛，一个定身法定在那儿了。他为什么那么怕王古板，一来是怕他打电话，二来是这个师傅名如其人，是个古板人物。自从龙伯清走后，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当上舞美班长，别说是小青年，就是团里的导演们，要他改一改服装设计，还要看他的面孔。他是党员，又是工龄和年龄最长的元老，大家都让他三分。现在他一本正经来了，吓得龙小林要走。杨丽娟不怕他，对龙小林说：“别怕，这种人，改革中要他改一改！”

她说了这句话，气呼呼地走了。岂知这王古板年纪虽五十六，耳朵极灵，冷笑了一声道：“好极了！正在搞我的黑材料！要改革我！开销我！龙小林，你好大的胆！”

龙小林赶紧申辩：“没有这回事！我们在谈天。”

“谈天？今天是多云转晴，有啥谈头！告诉你，你父亲在团里几十年，从老是清清白白的，不和女人罗嗦。你为啥违背他老人家的嘱咐！”龙小林有点不买帐：“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提那种话！”

这一下，可触怒了王古板。这里必须交待，这王师傅手艺是有一套的，五六十年代曾红过一时，得过十几张奖状呢！这人心不坏，但爱管闲事，同时，还有一个毛病，口吃。平时不要紧，只要一气一急，病就要犯。现在见龙小林公然顶撞他，哪有不气之理？一气，毛病上来了：“那么你说现，现，现在是什，什，什……”

“现在是思想解放，大搞改革的八十年代！”王古板又是一气：“好哇，思想解放，就可以工作时间和女同志谈

老，老，老……老空！”“我们是在谈服装改革！而且还谈到你设计的服装跟不上舞台的审美要求。”龙小林言归正传了，他刚才要找寻师傅，就是为这件事。

王古板又气又急，心想：我来管教你，你倒管起我来了，便问：“我怎么样？”龙小林说：“你身为舞美班长，安于现状，不思改革，演员的上台服装，比不上观众的生活服装，落后于观众的要求。要是在乡办厂，我要歇你的工作！”

这句话说得重了些，把个王古板气得口水直喷：“你在发，发，发，发寒热！”龙小林从口袋里摸出一张设计图，放在他面前说：“具体点讲吧，这一次杨丽娟要到省里参加单人舞比赛，舞蹈是表现八十年代青年蓬勃向上的精神，你却设计了一套六十年代青年穿的花衣服。我看，你要重新设计。”

王古板从来没有在手艺上被人数落过，现在，被一个进团才十天的徒弟要求返工，这口气不出还得了？便大怒道：

“难道，文、文、文……文化大革命又来了？你想当造反派！”龙小林一本正经地说：“这种话，不符合时代精神！”便把图纸还给他，“我是不会照图纸做的！”说完，就走了。

王古板气啊！恼啊！望着龙小林远去的背影，大叫一声：“我要去打长途电话！”但转念一想，龙小林不是和女孩子们谈恋爱，工作态度没话说；至于顶撞自己，小青年，火气大，自己作为班长，气量大一点，也就算了。

一转眼，省里的舞蹈比赛近在眼前，歌舞团里里外外忙了起来。

这一天夜里，时钟已敲过十点，团部大院静悄悄的。忽然，从三楼的排练厅里，传来了姑娘们激烈的争吵声。龙小林睡在楼下，听见三楼有摔东西的声音，大叫一声不好，顺手抄起一件衣服，登登登地直奔三楼。

到了排练厅前，他从门缝里一看，那天在葡萄架下和他谈心的四个姑娘，正在又哭又吵，而且三个人联合围攻杨丽娟，弄得杨丽娟眼泪水直淌。这下可急坏了龙小林，顾不得父亲的叮嘱，勇敢地踢开门，大叫一声：“不许动！”

这一叫，象八路军从天而降，把四个姑娘怔住了，吓得连连后退。小蒋斗胆问道：“小林师傅，你面孔铁青，做啥这样吓人？”龙小林巍然挺立，摆出了架子：“不象话！哼，真正的不象话！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要三个人围攻一



个人？五讲四美三热爱还要不要？啊……”他在那里振振有词，可四个姑娘还是不明白。小方问：“我们又没做坏事！你做啥来教训我们？”“住嘴！”龙小林一跺脚：“半夜三更在这里吵闹，还不是坏事？你们到团部作检查去……”岂知他还没说完，四个姑娘突然喷发出一阵大笑，笑得直喊姆妈。

龙小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了，不知她们搞什么名堂。正愣着，杨丽娟感激地走上来对他说：“谢谢你一片好心。不过你误会了，我们是在排练一只小歌剧……”

“啊……”龙小林感到无地自容。他突然想到王乐乐骂他一句“乡下人”，自己还不服气，可现在自己竟把排戏中的矛盾冲突当作真事，还要人家作检查，难为情透了。那脸也倏地红了下來。杨丽娟看出龙小林是个忠厚青年人，便吩咐三个伙伴：“你们先去休息吧，我还要练一练那只舞蹈。”等三个姑娘走后，她想和龙小林单独谈谈，不料龙小林拔脚就要溜。杨丽娟奇怪极了：“刚才你一副男子汉气派，为何现在又变成个小姑娘了？”龙小林脸一红，指指排练厅说：

“这块地方，我爹爹说不许我进来。刚才我走进，是为了劝架，现在……”他正要说完，突然想到自己臂上还搭了件衣服，便交给杨丽娟道：“你即将去省里参加单人舞比赛，我替你做了一件服装，不知合身不合身。”

杨丽娟听罢大喜，眼睛里的光头，象彩色电影里的特写镜头那么亮，嘴一抿，两个酒窝塘，说了声：“让我进去穿上，你当面看看。”说着，跳跳蹦蹦地进更衣室去了。

留下个龙小林单独立在排练厅里，他左右一看，好家伙！真的是四面玻璃，地板也照得见面孔，不禁想起了爹爹

的话，好比林冲进了白虎堂，心里抖抖的。不料就在这当口，忽地走进一个男人来。此人五十左右，中等个子，面目慈祥。龙小林见他正注视自己，忙解释：“师傅，你千万不要误会，我半夜里闯入排练厅……”那人听了此话，哈哈大笑道：“你就是龙伯清的儿子龙小林吧？”龙小林点点头。那人自我介绍了：“我叫杨春光，是杨丽娟的父亲，刚调到团里来三天。你这个老实头……哈哈！”龙小林听说来者是小杨的父亲，急于要走，生怕引起人家讥笑。不想那人竟握住他的手道：“你来团后的情况，我已知道了，不错！你现在来此地做啥？”龙小林便一五一十地把劝架开始到代替师傅重新设计服装的事说了一遍，使得杨春光抚掌叫好：“既然小娟在里头试服装，我放心了。你留下，和她多谈谈，我走了。”

见他要走，龙小林想拉住他，但人家已乐呵呵地信步出去了。正在此时，杨丽娟穿着小龙设计的那件大开胸乔其纱连衫裙，象一只玉色蝴蝶，飘了出来。那风姿，那神采，真的使龙小林心里为之一动。他赶紧问：“合身不合身？”杨丽娟一笑：“这要问你的眼睛呀？”龙小林绕着她走了一圈，点点头，又摇摇头：“时代精神是出来了，可惜，肩膀宽了一点点。”杨丽娟沉浸在美的喜悦中，脱口说道：“那么你上来看，要改小多少？”小林下意识地摸出平时随身带的皮尺，上前量她的肩头，不料手指头刚刚搭上肩，又象触电似的弹回去。杨丽娟奇怪了：“小林，你这是怎么了？”龙小林说出口头禅：“男女接触是非多！”杨丽娟一听，哭笑不得，一跺脚：“你呀你呀！这是工作！快过来！”

俗话说，美丽的女人，在男人面前，美就是权威，嗔怒

就是命令。龙小林也是血肉之躯，只好乖乖的过去，抖抖索索地为她量了肩头：“宽了二分，我明天就改出来。”说罢，赶紧要走。不想杨丽娟又“命令”他：“别慌啊，再看看腰身，长短……”龙小林只能再上下左右地看，真的又找到一点小毛病：“啊哟，腰身好象大了一点点……”杨丽娟平举起双手大方地说：“那你过来量量我的腰啊！”龙小林无奈，只好用皮尺，绕在她的腰上，仔细地量了起来。

就在这当口，王乐乐出现在练功房门口了。他原想来拍拍杨丽娟的马屁，替她送两块巧克力来的，不料一到门口，别的没看见，只见龙小林在杨丽娟腰眼里摸来摸去。他只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他想：我一个属龙的不如一个属虫的，两个多月，土裁缝竟搭上了洋小姐。他心里委实不好受，一咬牙，决定再次去父亲面前报信，杜绝龙小林和杨丽娟的往来。

这里有人在算计他，龙小林哪里知道？他还沉浸在服装设计成功的喜悦中。杨丽娟对他说：“我要谢谢你这个改革能手。”龙小林摇摇头：“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就是带着这点信念，才辞别乡办厂到此地来的。”两人竟坐下来交谈起来。

也是合当有事。王乐乐请的王古板没到，杨春华听说侄女和一个土裁缝半夜里单独在一起，有点不放心，急匆匆地寻到排练厅来了。正好杨丽娟与龙小林谈得津津有味，她便轻唤一声，把侄女叫了出去问道：“这么晚了，你和这个人在谈什么？”丽娟兴高采烈：“小龙师傅为我新做了一件服装。”杨春华板下脸来说：“为什么他早不送晚不送，偏偏这个时辰来送什么衣服？你当心他……”杨丽娟连忙制止：